

## 典型的創造與完成

### ——楊守敬在書史上的地位之重估

姜一涵

前中國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教授兼主任  
前普林斯頓大學研究員

#### 壹、「發潛德幽光」？

在《書道美學隨緣談》之二十一中，曾談到楊守敬（圖一）。覺得為《筆情墨趣》撰寫賞析的黃智陽先生，能夠以短短的數十字來評析楊守敬及每位書家，且能客觀中肯十分可貴；然缺少書家小傳，總覺美中不足（1），故曾為楊守敬補了一篇小傳。我一向對楊守敬特別景仰，佩服他的文化意識和遠見，也佩服他的書學理論和造詣，故特再購其《學書邇言》（2）重談一遍。發現楊氏此一小著，雖然很平實，卻有些獨到處，很值得予以評介，並藉機會對楊氏在中國書史上的地位予以重估。是否也算是「發潛德幽光」？

#### 貳、《學書邇言》刊佈之經過

楊守敬（一八三九～一九一五）的生平，在前一講中曾介紹過，此不贅述。楊氏曾於一八八〇年（五十九歲）先後隨黎庶昌出使日本，與日本文化界有廣泛地接觸，在日本覓得中國善本古書甚多，運回中國，堪稱中國近代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。楊氏在清末民初是一位很傳統的學人。治學的興趣很廣。除了對書法的碑帖，金石學有精湛的研究之外，又精研地理學、目錄學。著有《禹貢本義》、《水經注疏》、《水經注圖》、《隨書地理考證》、《歷代輿地詳圖》、《日本訪書誌》、《留真譜》、《鄰蘇園集帖》、《楷法溯源》等十餘種。端方（一八六一～一九一一）極推重之，曰：「老成碩望，博覽群書。致力輿地學數十年，於列朝沿革險要，洽熟精詳，著述滿家，卓然可傳於世」。與當代學者名流如張之洞、潘孺初、吳昌碩、羅振玉、端方、李瑞清等相友善。



圖一 楊守敬（一八三九～一九一五）遺像

這是楊守敬的兩幅遺像，一為「寫真」，一為攝影都很傳神，從他的遺像可以幫助我們對他多一些了解。

楊守敬在日本四年，於一八八四年歸國，仍有不少日本友人來求教書法，受業於門下。一九一一年秋，辛亥革命風雲日急，乃避兵居上海虹口。日本學者水野元直（一

八六三～？）專程至滬，堅欲拜門下學書法，辭不得，乃約定以四個月為限。於此期間，他親筆寫了這本授課講義，名之曰《學書邇言》。顧名思義，這只是學書入門的淺



說。水野歸國時，抄錄了一份攜以回國，在日本大正十五年（一九二六）由樋口銅牛疏釋出版。書名《學書邇言疏釋》旁加「楊守敬原著·樋口銅牛疏釋·東京西東書房藏版」等字樣。楊氏的手稿，現在猶完整地保存在湖北省博物館。一九八一年由陳上岷注疏，始在中國刊行。一九九〇年臺北的華正書局據以影印，然國內書藝界讀此書的人可能為數不多，這是我要詳加介紹的主因。凡有「潛德幽光」者，其德雖微、光雖幽，偶一發之，不亦快哉！

## 參、《學書邇言》之內容

《學書邇言》，乃是教外國學生學書入門的講義，所以不必期望其有深奧的哲理或有體系的論述。但據作者自序知，其著此書時，所藏碑版集帖，皆陷於鄂城（湖北武

昌)，全憑記憶寫成。楊氏著此書雖全憑記憶，但由於他研究書法碑帖，窮搜博采數十年如一日，甚至有些碑帖是親手拓的(3)。所以多數碑帖都熟爛胸中，否則便不可能寫出這樣一本書來。

此書共約近二萬字，分五章，第一緒論，敘書法源流及學書要領；第二評碑、第三評帖是全書主幹，佔全書十分之七八。因楊氏原有平(評)碑記一冊，平(評)帖記二冊(現均藏湖北博物館)，此第二、三章或均據記憶重寫；第四評書，即評歷代書跡，係從蘇東坡、黃山谷評起，彼時故宮收藏尚未開放，也沒有什麼博物館，印刷業不發達，像蘇軾的《寒食帖》、《歸去來辭》、《前赤壁賦》、《次辯才韻詩》(以上均藏臺北故宮)、《祭黃幾道文》(藏上海博物館)；黃山谷的《跋寒食帖》、《松風閣詩卷》(均藏台北·故宮)、《張大同卷》(藏美國普林斯頓大學)這些赫赫名跡，他都無緣見到。他所見蘇、黃作品，多數是透過諸家刻帖(如快雪堂、經訓堂、詒晉齋等帖)，倘若楊氏見到這些真跡，以他的眼光和經驗，對蘇、黃的品評定有許多警句，對他自己的書法也必能有些激發。至於第五章題跋，錄其跋文四則，都是一九一一年七十三歲後所作於上海。也是水野從他學書時期所見帖而作的考證品鑑，當時影本印刷尚不發達，書跡流傳多靠刻



圖3A 漢「千秋萬歲與地毋極」瓦當  
(原件藏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員會)

此瓦當罕見，其辭其書可能經學者專家指導，如「萬」「毋」字都古拙且美，「地」為了配合空間，將字形拉長，鈎也變成直劃，結構極美。

帖。今日看來這些有關帖的考證已不甚重要，所以這四則跋只能算是附錄，和前四章並無重要關係。

#### 肆、《學書通言》的學術價值

包世臣的《藝舟雙楫》和康有為的《廣藝舟雙楫》，很為書藝界所推重。當代書家也大都讀過這兩本書，影響相當大；而《學書通言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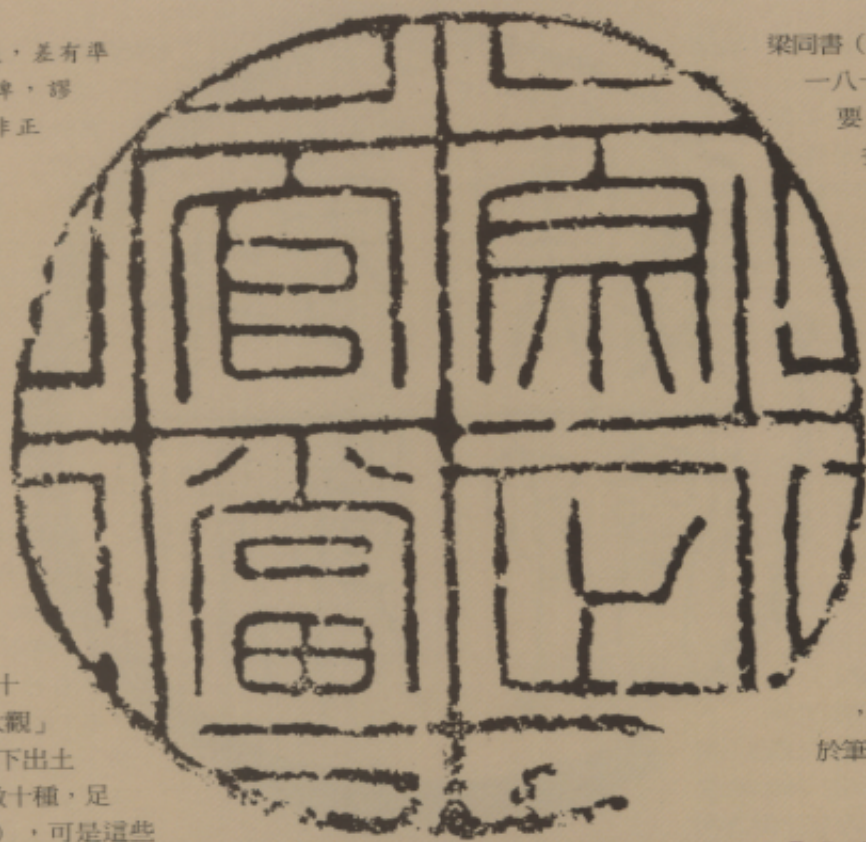
卻默默無聞。研究書史和書法美學的人也幾乎無人提到它。這一事實是否證明了它沒有學術價值？

由於《學書通言》是為了指導異國初學書法的人入門的講義，所以沒有高深的理論，見解卻高人一等。單就評篆書一段，足見其識見高卓，不隨人俯仰：

秦篆碑刻，自泰山殘石、琅琊碑刻外，今無存者。漢篆碑刻，自嵩山少室、開母外，間有各碑題額，亦不概見。然秦篆有權量詔版，自劉喜海(字燕庭一七九三~一八五二)發之，近日出土尤多；山東陳壽卿(名介祺，一八一三~一八八四)之瓦量如新出型(圖二)，端午橋(名端方字均齋，一八六一~一九一一)之權量，幾數十事，實足為秦篆大觀。漢篆有印章，瓦當及諸銅器(圖三A、B)，亦取材不盡。又如王莽之十布，精勁絕倫，為鐵線之祖，學篆書者從極變化，不能出其範圍(4)。至三國之天璽紀功，自創體格，前無人古，後無來者，郭宗昌(字伯元，明末清初人)金石嗤為牛鬼蛇神，真所謂見駱駝謂馬瘦背也，若夢英(號宜義，宋僧)千文，實是魔道，流俗好異，多效法之，學者斷不可涉筆也。唐人自李少溫(陽冰，李白之從叔，工篆)外，惟美

原、神象二通，差有準繩。碧落一碑，謬傳神奇，亦非正軌也。

像以上這段話，在今天看來實在算不得什麼高見。可是在八十五年前能說出這些話，就不能不佩服他學養深厚、考古知識淵博、審美眼光屬於一流。例如他提到秦篆中的權量詔版、瓦量等「幾數十事，實足為秦篆大觀」（意謂這一類的地下出土物，上有秦篆者數十種，足可稱秦篆之大觀），可是這些珍貴的學篆的資料，一直到今天仍不為書法家所重視。一般學篆書者大都從嶧山碑或李陽冰入手。近人則多取法鄧石如、趙之謙等少數大家，對於上述的大批史料多視而未見其精彩甚或對此茫然無所知。所以近世篆書家，寫來寫去只有兩大系：一是玉箸系（指秦篆筆畫勻稱、挺秀，結體修整的二李系）；一是變體系（如徐三庚之融方筆隸意）。如果有例外那便是齊白石，雖然他擷取的主要是祀三公山碑、二爨，而事實上他對權量、詔版、瓦當、漢刻石、漢磚一類，可謂「拈之即來，俯拾便是」，能做到隨處取材，隨緣點化的程度。所以他在篆書上的成就，真堪稱得上是「前無古人，迄無來者」。至於楊守敬的篆書，所見較少（圖四），



圖三B 漢「宗正官當」瓦當（現藏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員會）此為正宗官廟所用之瓦。或謂「書法呆滯，風韻不足」。此書確不如圖三A之天真純樸。但莊嚴剛正，也自有其優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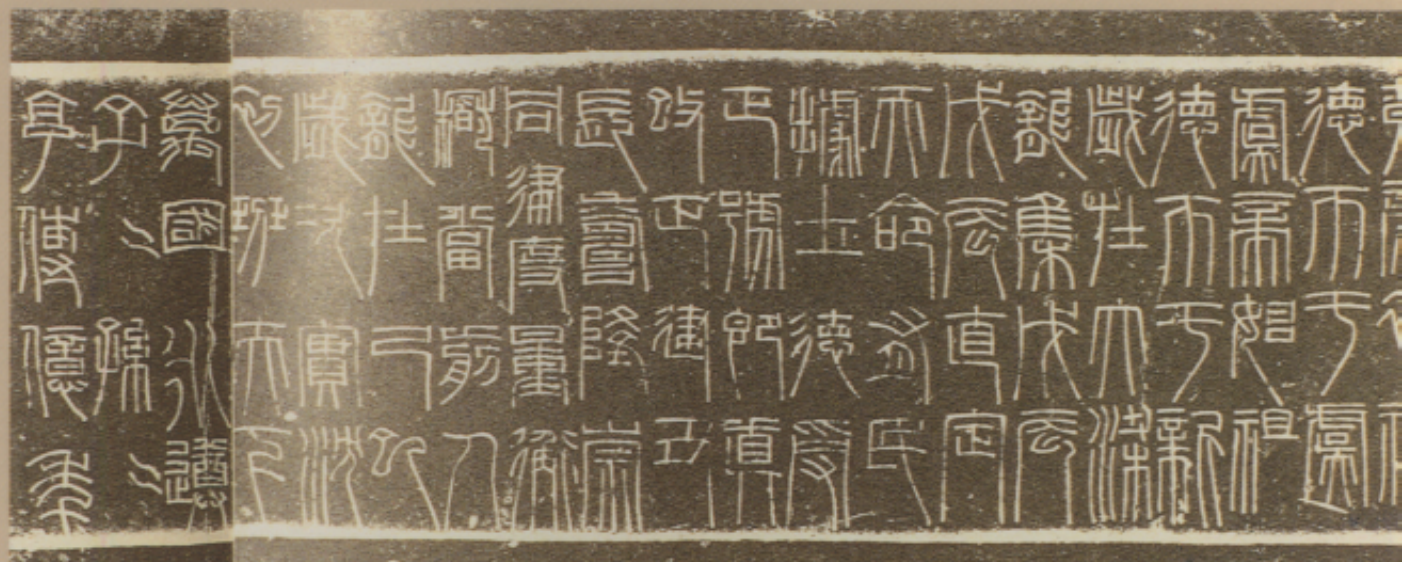
雖然他很能欣賞秦漢時期附在立體器物上的奇形怪狀的篆，認為王莽十布「精勁絕倫，為鐵線之祖」；以《天璽紀功》（即天發神讖）為「前無古人，後無來者」。在那個時代能說出這樣話是很了不起的；可是他自己所作篆，不走「玉箸篆」之路，也不像鄧石如、趙之謙，結體用筆都在求變。總之，楊氏篆走的是漸變的路，在傳統中雖賦予新意，卻未能大開大闢，開創新局，沒有大膽地去學那些新資料、新範本。

楊氏在〈結論〉中，開頭就引

梁同書（字山舟一七二三～一八一五）的「學書三要」（天分、多見、多寫），再加上他自己的「二要」。他說：「一要品高，品高則下筆妍雅，不落塵俗；一要學富，胸羅萬有，書卷之氣，自然溢於行間」，像這樣的話，雖很平實，卻「夫子自道」，他所強調的還是「胸羅萬有」，讓書卷氣自然流露於筆端、紙上！

## 伍、「典型」（形象）不明確，未能彰顯其聲望

學術界對於學藝界的名人非常重視他在正史上的地位（5）。楊守敬雖然已被列入《清史稿》卷四八五。可是他在學術上的地位和聲望，都不如羅振玉、王國維、章太炎、吳大澂，更比不上康有為、梁啟超那樣有聲有色；在書壇上的聲望，向前既不如鄧石如、何紹基，向後則不及康有為、李瑞清、曾熙；據說楊氏寫字很勤，留下來的書跡也不算少（6）。他的書法在日本很受重視，可是他在中國現代書史上總是「曖曖內含光」，未能突顯其光彩。究其原因，不外：（一）形象不明確。亦即沒有突出的典型，這是一個美學上的重要問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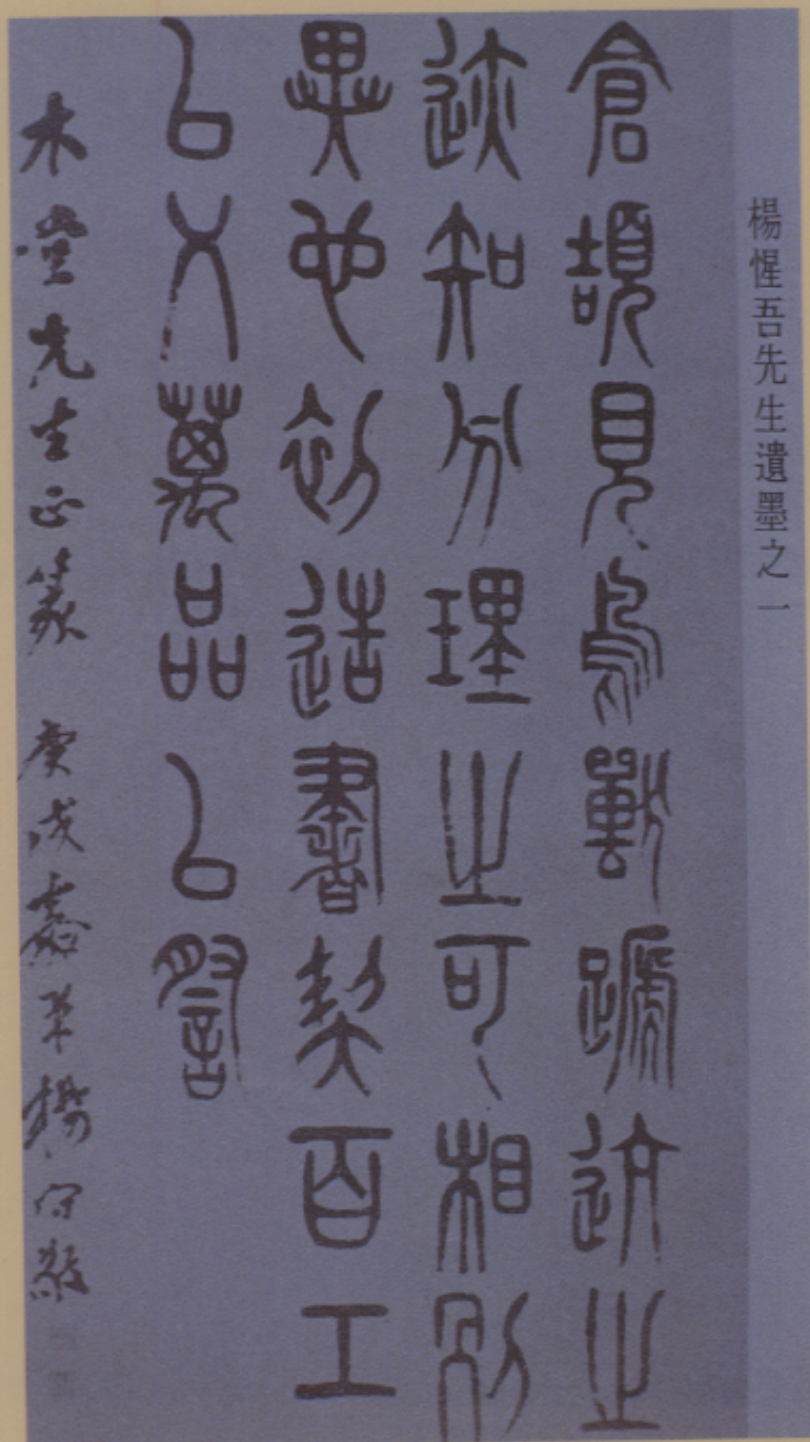


圖二 秦「瓦量銘文」此秦瓦量銘文較之秦權量銘文猶為秀雅工整。楊守敬謂「新莽之十布，精勁絕倫，為鐵線之祖」。蓋當時楊氏尚未見秦瓦量，倘其能見秦之瓦量，當知「鐵線篆」（亦稱「玉箸篆」）之祖不始於新莽時代。今之學鐵線篆者應知秦瓦量是最好的範本。

有人說，藝術家的重要目的是創造典型；又有人說，沒有典型的典型是最好的典型。這兩句話顯然是矛盾的。楊氏的書法不是沒有典型，而是其典型不像康有為、齊白石那樣明確。其次是楊守敬的人格典型也不夠明確，他既是學者，又是書家，也沾了點政治，而在三者中他所扮演的角色，沒有一個是突出的。在政治上，他不像康、梁那樣旗幟鮮明，成為「戊戌政變」的領袖；在書法上也不像鄧、何那樣專業；在學術上也不及王國維、章太炎。不知是何種因緣，使他成為袁世凱總統的顧問旋又改聘為參政院參政（均一九一四）。一九一五年甲寅十一月二十四日（一九一六年元月九日）中風而逝，袁大總統除策令表揚以外，並給予治喪營葬費兩千（銀）元。更滑稽的是追贈「少卿」（因袁世凱令改一九一六年為洪憲元年，謀恢復帝制，故有追

諡之舉）。楊守敬與袁的交誼瓜葛對於他的學者形象是多少沾點汗穢的。像王國維（一八七七～一九二七）比他還年輕三十八歲的學者，在改民國十六年後，仍拖著辮子，還擔任過博議的「南書房行走」，卒後被諡「忠懿公」，學術界並沒有責疵，只有覺得「不可思議」，可是我們對於楊守敬的贈諡，總覺得有點滑稽，原因是袁的皇帝夢只有短短的幾個月，而楊的「少卿」銜也就沒有替他增光。（二）著作古典，書法亦古典。楊守敬的性格基本上是「古典型」的，所以他的著作都是古典的，例如他對《禹貢》和《水經注》的研究都是古典的，他有關書法的研究（如《學書邇言》），其研究方法和觀點都是古典的，他以考古的眼光、心境來研究碑帖自然也是古典的。至於他的「學書五要」中的「胸羅萬有，書卷之氣自然溢於行間」，更是古典

之極致。古典不是個壞名辭，但二十世紀是一個非古典的時代。（三）為「書」所牢籠，施展不開。楊氏是一個標準的愛書人（如一到日本即蒐集數萬古本書）和讀書人（如終生鑽研《水經注》），做為一個藝術家不能不讀書，卻不能泥於書。過份強調「讀萬卷書」，把生命才情投入「古書」中，衝勁就相對的減弱了。藝術本身是一種英雄事業，是一種個體生命的自我完成。一個書法家若是死盯著「書」，「書」（包括書法和書籍）是會磨損生命和志氣的。所以修道的人（藝術或書法是修道的一種方式）不該成為學究式的學者，一旦成為學者很自然地會輕視藝術，將藝術放置在生命中次要地位。大藝家當然可以做學問，但是必須把學問放在第二位以下，「天生我才必有用」，但一個人該扮演什麼角色應有自知之明，並做聰明地抉擇。若



圖四 楊守敬《篆書立軸》（一九一〇年作）楊氏篆不走「鐵線篆」之路，用筆多變化，立劃上粗下細，如錐形，或略參權量銘、瓦當方圓兼施之意。楊氏很欣賞王莽十布、權量銘，可是他卻未能放膽去學。

### 楊惺吾先生遺墨之一

說楊守敬是「求仁得仁」，那就不必為他叫屈。若是他有志於做一個大書家，那他在書法上的成就（書名）則確是為其學所掩了。

### 柒、平心論楊守敬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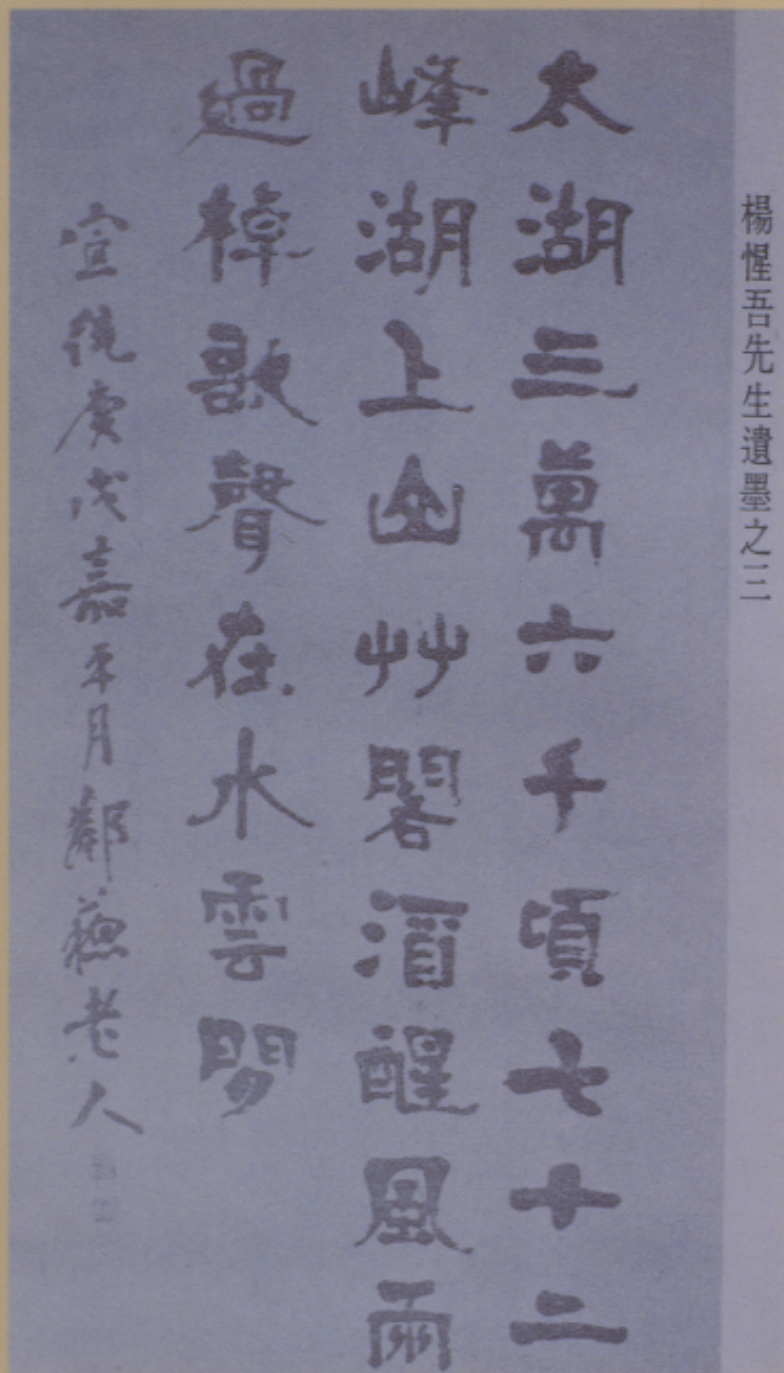
或謂楊守敬「家世業商，有志於官；但受高等文官考試，七次未中」（7）直到「光緒（一八七五～一九〇八）末才舉經濟特科，以內閣中書用」（8）。知楊氏曾傾全力以入仕途，但他在科場中並不順利；也或許因此而奠定了他學問和書法的基礎，或謂其「隸行草兼擅，隸宗漢魏（圖五），行草法信本（歐陽詢），略帶縱筆，視覃谿（翁方綱）稍勝」（9）以楊氏的生活背景度之，其學書經歷可能從「館閣體」入，因為他早年書作傳世者少，今所見者多為六十以後書，曾自稱臨過倪鴻寶（元璐）（圖六A），他傳世的真跡多為對聯，且多行草，為楊書最具特色的一體（圖六B）。從這些作品可以確信他真的能融碑帖為一；並廣泛地把碑版、磚刻、瓦當、布幣之屬都吸收為書法的滋養；同時他也有意擷取明末倪元璐、王鐸諸家。所以他的行草書，不僅「視覃谿稍勝」，且比同時代的書家（如翁同龢一八三〇～一九〇四；吳大澂一八三五～一九〇二；曾熙一八六一～一九三〇等）要活潑靈動得多。

楊氏的篆書，我只見過前面所舉的一件，他沒有走鄧石如、趙之謙等人的路子，也和吳大澂、吳昌碩不相近。可能因為篆書寫得較少，未為世人所重；至於其隸書，因為他有意求「變」，所以有點笨

拙生硬。在筆劃上粗細變化很大，由於它離開幾種有名的漢碑（如禮器、乙瑛、史晨等）太遠，乍看很不順眼；但若仔細研究，卻也別有新意，顯然有其獨創精神——蒼古、枯索、凝重之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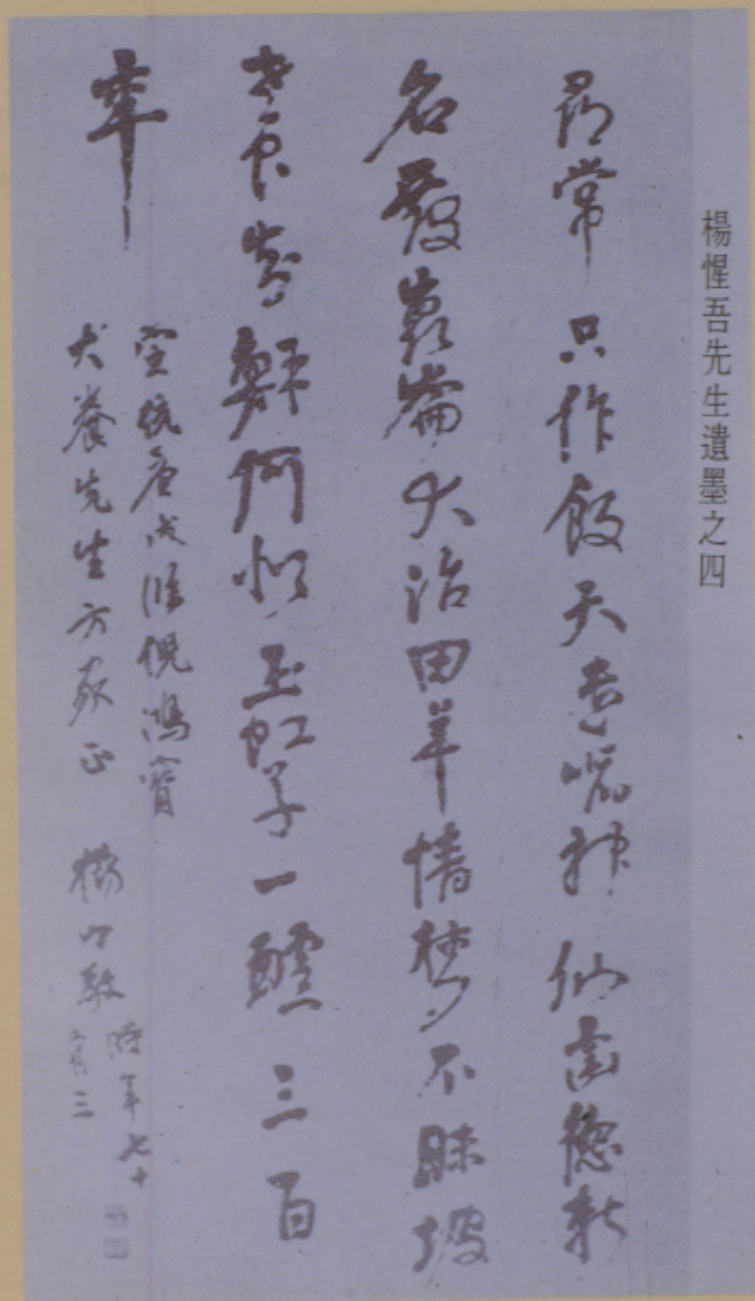
總之，楊守敬的書藝是值得重加評估而細加研究的。他的行草書，頗近倪元璐、張瑞圖，卻比倪、張更苦澀、古雅，不像倪、張那樣流利、率氣；相形之下臺靜農先生學倪也過於姿媚、秀麗了。楊氏行草書之最大特點是，極古典又不失浪漫情趣（圖七），古典與浪漫兼而得之是書法創作上極難的事，這種矛盾的結合和妙用也是欣賞書法時的一個難關（有關古典和浪漫的美學根源，請參閱《隨緣談》之十五）。若拿康南海與楊氏並觀，則覺得康氏浪漫氣味太重，太英雄氣，古典趣味稍遜；若拿吳大澂並觀，則頗覺吳氏太古典，太莊嚴神聖就輕鬆不起來；日前在普大圖書館翻到齊白石的一則題跋（圖八），只潦潦三十八字，真浪漫之極，又不失古典。與顏魯公《祭姪稿》及蘇東坡《寒食帖》並觀，亦略無遜色。當代書法界，每每將齊老忽略過去，像這樣的題跋也不太惹眼，但是其精彩處，當今之世單就浪漫情調言，恐無人過之。

齊白石（一八六三～一九五七）較楊守敬（一八三九～一九一五）少二十四歲，算是同時代人。在書法上二人走的路子不同，生活背景也大不同。把二人書跡擺在一起品鑑，有點不倫不類，因為二人之間全無淵源，互不相涉。但正因為二人無淵源、不相涉，才正好可從他們的相異處來比較，在過去研究書法、欣賞書法的專家們，總喜歡探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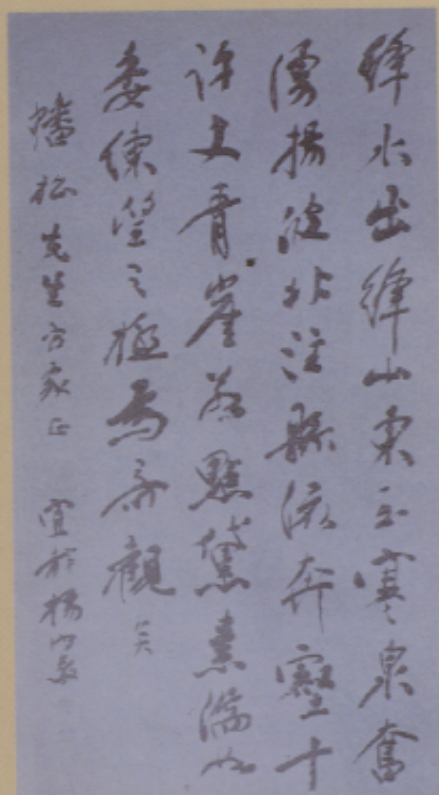
楊惺吾先生遺墨之二

圖五 楊守敬《隸書七言絕句》（一九一〇年作）或謂楊氏「隸宗漢魏」，這是很抽象的說法。事實上，其隸應屬變體；不過其變，乃是漸變，所以形象不突出，也不為人所注意。



楊惺吾先生遺墨之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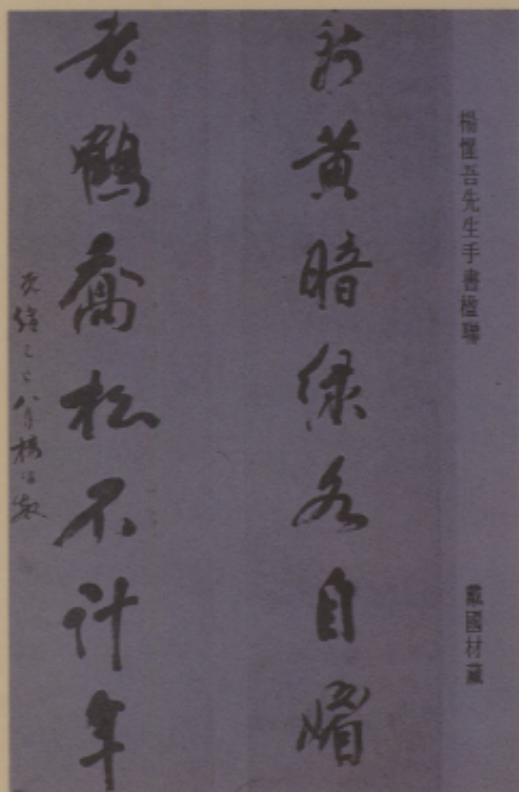
圖六A 楊守敬《臨倪元璐行草》（一九一〇年作）此幅雖自稱「臨倪鴻寶」，然較倪多用圓筆，故較厚實，沒有倪的率氣，此為應日人犬養氏所作。



圖六B 楊守敬《行草書水經注句》此幅不署年，當亦晚年作，與（圖六A）書風相近，如第二行之「湧揚」三行之「滿如」皆酷似倪。

索某一個書家的來歷師承，就像我研究楊守敬的行草，忽然發現他有點像倪元璐，後來看到他自己標明是「臨倪鴻寶」，證明了自己的眼力，好像也確定了他的「功夫價值」或「歷史存在」。可是當我們欣賞齊白石的書藝時（如圖八），就不能企圖去找他的來歷和師承，更不能從其來歷師承來作價值判斷。我們若想品鑑楊、齊二家書就必須利用兩種標準或超然的標準，也就是說，欣賞楊氏書須要採用「文化史」的標準，欣賞齊氏書就必須採用「藝術史」的標準（不能單用書法史的標準，應該把西方繪畫、建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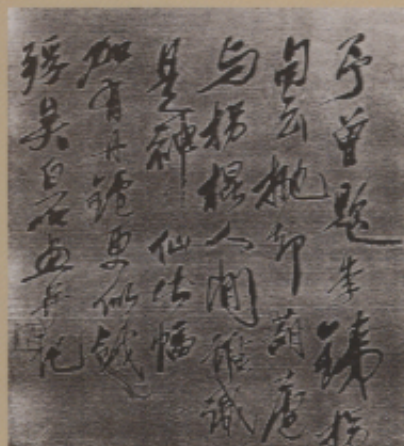


圖七 楊守敬《行草書七言聯》（一九〇五年作，年66歲）此為楊氏行草標準書風，很具有代表性。此時期之作品，精品頗多，傳世者多為行草對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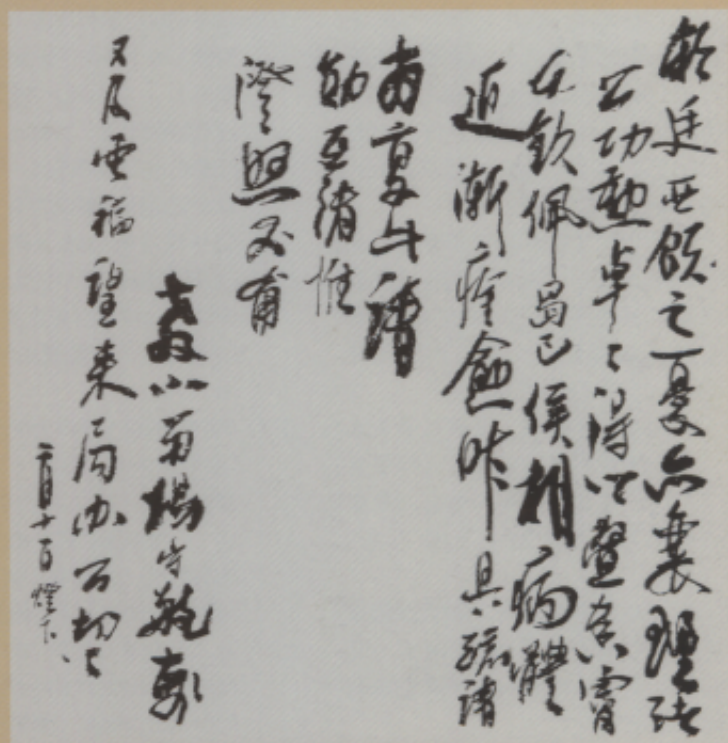
築、雕塑也考慮進去，否則便不會欣賞齊之書）。這是本次〈隨緣談〉的一點小發現，也是我特別欣賞齊老此跋的主要原因。更重要的一點是，當今寫篆書的專家，若能多花點精神在新出土的句量、權量、十布上的文字，乃是從事篆書創作的滋養。此一論點，亦得楊之啟示。

### 捌、贅語

我的〈隨緣談〉總是藉一件作品或一個人物來探討一個美學上的



圖八 齊白石（一八六三~一九五七）《題李鐵拐圖》齊氏題跋，似漫不經心，但若至精彩處，有震天撼地之勢，驚雷驟雨之聲，若非至性真情，何以能感天地達神明。此齊老精品之一也。



圖九 楊守敬《致醫室札》（局部）手札最能表真性情、真本領。此札最後數行特精，落款尤為精彩。

問題。此次所討論的是藉楊守敬來談中國書法上「典型之創造」與「典型之完美」。像楊守敬之書，是有其個性的，也有個人典型；但由於他過份強調「讀萬卷書」，即過份重視「人文成果」，所以典型不明確，他的人格典型也不確定：他既不能完成「政治人物」的典型（如孫中山、康、梁），也沒有完成「大學者的典型」（如羅振玉、王國維），更沒打出「書家」的招牌來（如鄧石如、于右任），他和大詩人王闓運（湘綺）、陳三立（散原）、大書畫家吳昌碩、李瑞清，政治人物袁世凱、徐世昌、端方都有密切過往。到最後，任何一個大「家」的頭銜也加不到他頭上去。究其原因，他在七十六年的生命裡沒有創造並完成一種學術或事業上的典型。這是很多舊式文人所犯的通病。最後，我藉了齊白石的一則賤跋，再次強調「典型的創造」對一個藝術家是很重要的。

至於「沒有典型的典型是最高的典型」一語，當另做別解，那就是孟子所說的「大而化之之謂聖」。「大而化之」是「大而不見大象」。牟宗三先生曾說：

那些無聊的人，讚揚孔子是大思想家、大教育家，大什麼家……這不是崇敬，而是汙辱聖人；聖人是超越一切「家」的。

倘若一個書家的作品，果能看起來很平常，卻又能超出所有書家，能在平凡中見偉大，或許那就是沒有典型的典型。

楊守敬的書法，並沒有特別惹眼處，但若放在眾書家中，卻又很突出，有它不尋常的地方，試看這一段書札，確能於率性中見功夫，

從自由揮灑中見出他的學養。（圖九）▲

### 註：

- (1)《筆情墨趣——中國書法藝術》（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，一九九七），此乃為配合該館一九九七年「年度主題展」，「中國書法藝術展覽」之專輯。此書與其稱「專輯」，倒不如稱「目錄」，記得一九八〇年代，美國的克里夫蘭博物館和弗利爾博物館合辦了一次「八代美展」（唐後中國文物展），一本「目錄」動員了十多位專家，寫了將近十年，相形之下，臺灣的展覽目錄，寫得印得太草率了。
- (2)我特愛楊守敬行草書，收藏了數副對聯。故十多年前就讀過此《學書邇言》。坦白說，翻了一遍，並沒有特別印象，為撰此文，特去臺北華正書局購得此書，重讀一過，最少它是研究楊氏的第一手資料。另外楊守敬自述《楊守敬年譜》（上海大陸書局，一九三三）和吳天任編《楊惺吾先生年譜》（藝文印書館？）均重要史料，願此標出。
- (3)《學書邇言》〈前言〉中有如下一段「余於辛未（一八七一）十月，由都赴高平，過之，乃令車先行覓店，自攜磨搗之具往拓，碑西向，約高五尺，適風燥，余所持之紙又過厚，乾即起，不能施墨，自日暮至二更向盡，僅得一紙，乃乘夜獨持以歸，抵店則同行者皆鼾鼻矣；而余猶惝復伸紙，摩挲不已，不復知其苦」。一百二十六年前楊氏年三十二歲，當時照像術尚不發達，今日青年已不知拓碑為何物。
- (4)權量詔版、瓦量、瓦當、漢印、布幣等物上之篆字，有很多典雅、透逸的作品。十九世紀末此類地下出土物漸多，始為學者們所留意，可惜學篆書者很少在這方面下工夫，也少有人從這些最原始、最真實的範例中找範本。篆刻家多知追摹漢印，篆書家知從上舉珍貴資料中找範本的人卻不多。
- (5)正史上有沒有立傳，常常是衡量一個學人學術地位的重要標準。因為正史大致代表著「國家標準」。猶如戶籍上著錄的資料，即或有些錯誤，我們還是要遵從它。
- (6)在一項資料中，稱楊守敬曾寫了幾箱對聯，留給女兒做嫁奩。又曾熙稱，楊守敬於一九一一年避兵上海，以鬻書為活，均見楊氏年譜。
- (7)此資料見於楊守敬《隸書五言聯》解說（未及注明出處）。
- (8)見臺灣版中華書局《辭海》頁一五二八。
- (9)同（7）。